

A RAY OF HOPE



書本有著多數的敵人，
都在犯著破壞書的行為。
敵人能夠輕易地實現其目的。
此為非常令人可悲之事。

William Blades 著
《The Enemies of Books》
London: Elliot Stock, 1888 年發行
Internet Archive 收藏
URL: <http://openlibrary.org/>

目錄

數位出版為大家所共有	2
追求以書相羈絆、不求也可的未來	6
紙的危機與電子書的角色	8
dotBook 與 EPUB 3 —— 排版與 Web 的調和	12
伸手可及的耀眼之物 —— 寓舊於新的表現	18
邁向 eBook 設計第一步	20

數位出版為大家所共有

株式會社 Voyager 董事長 萩野正昭

數位出版——提及國外的狀況時，就以 eBook 作為代稱。美國 eBook 的普及確實地有著逐日成長的成績。在平板電腦上的 eBook 讀者人數從 2011 年末的 20% 開始，於數個月之間，上升到了 25% (BISG 調查)。得以明確地發現多數的人們為了閱讀而開始使用 eBook。出版的數位化也逐續地進展，現在也存在著一百萬單位的 eBook。

雖然日本目前尚未到達那樣的程度。但是，現在以官民一體之姿正在推動著書籍的數位化前進。或遲或早，我預測日本也能呈現與美國相同的狀況。前陣子成立的出版數位組織，明確宣佈其第一階段的承諾就是要提昇數位出版品的數量。對日本而言，所有人都能親近數位出版的世界，也即將來臨。

❖ 到底是為了什麼？又是為了誰？

據我預測「若能普遍滲透的話，數位出版就為大家所共有」。每個人都這樣認為的時代即將來臨。過去曾經不斷地被主張，數位出版的製造成本極端低廉。同時也不會被退貨。最重要的是，賦予了單一的個人從生產到販賣的方法與機制。這為毫無方法的未來之作家以及讀者們，能夠做為開啟新世界的關鍵，所以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讓數位出版成為大家所能共有之物。

對任何人而言，數位出版最初的重要課題就是如何製作。Expanded Book 就是我們 Voyager 最初著力製作出的數位出版製作工具。能夠製作這件事也包括著讓世界更為寬廣的意涵。

無論是誰也都想著相同的事情。時代如同捲入電腦急速進化的漩渦之中。陸陸續續加入新的力量、並且持續強化各種功能、盡力走在時代的前頭、以功能的優劣對抗。換句話說，雖然都以書作為參考對象，但可以說最終都變成了功能的競爭。以獨自的方法來壓倒他人的思想就於那兒橫流著。想著能夠脫穎而出制霸市場，多一點也好、將普及率握於掌中來依照自己的意念支配。格式之爭的原型就是出自如此的想法。

製作方法與閱讀設備 = Device 的關係相當深刻。Device 是由製造廠商所供給。製造廠商光是為了提供更高性能、更為低價的產品就用盡全力，而無法觸及到內容的供給。所以會與合適的夥伴一齊合作。而成了內容、Device、書店三者互相合作組成團隊的狀況。從內容該如何製作開始

的競爭、加上該透過什麼來閱讀、如何使其流通，以 Device 製造廠商與書店一道加入的形式而擴大。這 20 年來，數位出版就以如此的趨勢發展。

日本國內則是產生了向美國走在前頭、eBook 的“開拓者”對抗的狀態。國內市場成長的的果實全部被外國勢力吸收殆盡，這樣好嗎？與他們對抗的最強策略，也只有互相牽手合作一擇。我認為這是有其道理的作法。只不過，這到底為了什麼？又是為了誰呢？是否有想到能夠與「數位出版為大家所共有」這樣的想法結合到如何的程度呢？還是僅想自保卻沒說出口呢？像這樣的疑問陸陸續續浮現在我腦海之中。

❖ 可能性前先做理所當然之事！表現性前先做記錄的工作！

數位振奮了我們。閃亮的畫面、色彩、快速的反應，無論是誰會對其感到許多的可能性吧。可能性中的一項類別就是數位出版。

然而數位出版的現實卻擊碎了這單純的希望。首先，相較於書放在那兒人人都能夠伸手去取得；這世界則是奠基於電腦的機制之上。習慣作法不同的話，就會變成那邊可以閱讀、這邊卻不能讀的狀況。為了讀作品而生的閱讀軟體 = Reader 反成變了壁壘。為了閱讀這本書，而必須只用這種 Reader。想要以那邊的 Reader 來讀的話，就不得不依照那邊的規矩確實地製作成能夠使用的指定檔案，所謂指定，就並非通用而具有著排他性。各種各樣狹隘的現實於此一一顯露了出來。

只要能談論希望的話就談論、只要努力就能實現的話就努力，但依然不能保證作品的永續性。名為技術進步的變化，賦予了作品早於世界上消失的命運，全心製作的東西卻無法留存這樣的現實。製作這件事，對於書來說，最適合的說法就是寫下來保存吧。書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想為等同於消磨著人命的行為。儘管如此還是無法留存。

但出版卻不是這樣的東西。紙本書籍這種傳統的媒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只要能夠閱讀文字的話誰都能夠閱讀，並且經過多久都能夠留存，這樣的事。如果要將書下個定義的話，作為絕對不能夠欠缺的本質，這兩項要素一定會被記載下來。可惜的是，數位出版則並非如此。

我認為既存的出版社應會理所當然地竊笑著。貧弱的數位出版出現在市場上這件事，是絲毫不會影響真正的作家的，就算表面上給數位行個方便，但若不以紙作為基礎，出版的本質也就不會成立。接著，就以紙本位推動著出版的數位化。

將這些可被稱為人類遺產、被寫下來留存的書籍全部數位化、讓它們能夠被人們瞬時之間讀到，是比什麼都還值於放在第一順位去作的事吧。也理所當然成為數位化的明確挑戰。既然為了這個目的，大家又何必不通力合作而彼此角逐競爭呢。實際上，瞄準市場的生意人就在那兒昂首闊步著。「可以被稱為 Wild West 的不法地帶」，Seven Stories Press 的發行人 Dan Simon 於《American Editors》(<http://tt2.me/13261>)一書中如此稱呼。要是不能夠從反省之中重新找到自己應該前往的道路的話。如此一來，真的可能讓“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出版的方法嗎？

我十分能夠理解向不可能之事挑戰的心情。因為這就是在創造。但是誰都無法達成的挑戰，從另一方面，則可以想成誰都可以嘗試的挑戰。大家都能夠了解出版是極為平易的媒體這件事。但若若要推進使其成為人人都能出版這件事，則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方法一定要單純。因為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夠使用的東西。與其奔逐追求可能性，不如確保理所當然之事的實現。並且使其得以流傳於後世。因為簡單，所以別無選擇地，呈現上自然有其限制。想要對那限制做些什麼來突破，這對我而言，也有著相同的心情。但是，利用數位所擁有的可能性做出自由的呈現，這也同時是件複雜的事，若依附著最新的技術的話，就無法保證其永續性，容易受到進步與變化所影響而無法留存，這現實就如同我前面所述一般。比起呈現、記錄更為重要。讓任何想要嘗試記錄這件事的人都能獲得理所當然的方法，並能夠傳遞到所有人的面前，且得以流傳至後世，這都有著建構在堅實基礎之上的必要。數位出版絕對不是電腦與網路時代的前衛，而是成立於社會廣泛對技術理解之上的「後衛」的世界，應有此一自覺。

我認為現在數位出版有以下三點必須要做的挑戰：



新進作家的挑戰正日益活絡。由於數位出版的書店支援這些挑戰，也產生了極為成功的案例。新作品並列於獨立作家 (Indies) 區。攝於 Book Expo America 的會場。

1. 保證閱覽：內容在任何 Device 上都能夠被閱覽；
2. 統一格式：共通格式得以成立的世界；
3. 排除檢閱：讓想寫的書與想讀的書都得以自由。

❖ 作為出版者所要的自由

我們所選擇的道路稱為“Books in Browsers”，是透過 Web 瀏覽器閱讀書本的方法。將這作法簡稱為“BinB”，整合概念製作而出。現在已經可以於線上閱覽 (<http://binb-store.com>)。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閱覽的保證是相當理所當然的原則。無論在那一家書店購買的紙本書籍，想讀的時候都不會有任何附加條件。不會讓讀者不能自由地閱讀想讀的書。

但若觀察數位出版的現狀，根據作品在哪個書店所購買而得使用不同的 Reader 來閱讀。書店也與 Device 緊緊捆綁著，讀者不得不準備各種各樣的 Reader。數位出版也有著多種格式，在各個格式都具備排他性的前提之下，內容提供者也不得不將單一作品作成各個格式分別提交給書店。

書店那一端，除了販賣以外，由於想要取得能賣的內容，也得要自行準備能夠包含支援複數格式都能被閱讀的 Reader。基於這樣的現實，使得已經出版的作品出現了多種的閱覽方法。對於讀者而言，實為混亂至極。書店則投入銷售額的競爭，開啟了讓市場納為麾下的戰役之中。可以說和讀者完全沒有關係，市場由誰支配就能夠制定這個世界的秩序。

但是，某家書店或是 Device 一旦成為強勢的話，擁有支配能力的經銷端就會基於自己的考量與方便，強制加上規則。以蘋果所經銷的書店為例，對於談及史蒂夫·賈伯斯的書予以干涉，禁止某項作品的販賣。這種作法，也可以視為經銷端基於各自判斷而執行的一種「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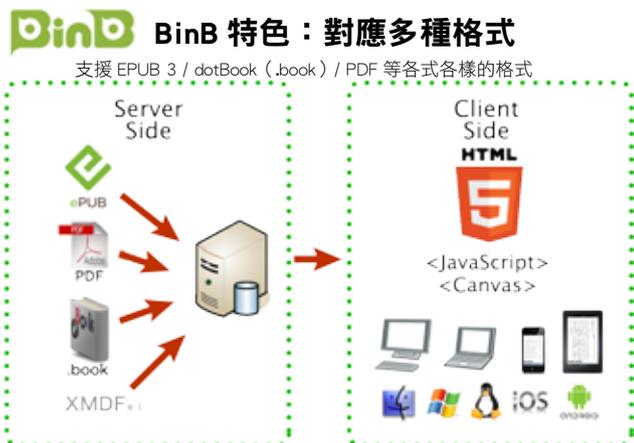
我們身為出版者最衷心的期望就是能夠自由。我希望我們的數位出版，能夠不需要通過蘋果的審查程序就能讓讀者在 iPhone/iPad 上得以閱讀。讓讀者在任何裝置上都能讀到書……針對這遮斷道路的行為，我們必須勇於向前。只因為這關乎著出版的自由。

“BinB”這想法中有著一項背景，也是我們的真心話，就是對於錯綜複雜的閱讀應用程式開發備受挫折而厭煩了。Device 陸陸續續地面市。接著，絕對不可忘記的是，也一個接一個地消失。若沒有消失的話，就會持續綿延地重複升級，從此得以明確知悉對不同的 Device 分別推出閱讀應用程式僅是暫時的作法，這也是無可避免的現實。

透過 Web 瀏覽器的 HTML5 所擁有的 Web 標準技術作為立足點，就能夠探尋出幾個解決的破口。由於 CSS 與

JavaScript、Canvas 此等 Web 技術，是透過以標準化為名的國際性討論過程而做出取決，儘管需要時間，但全員所代表的方向性卻貫徹其中。

“BinB”與其稱為將已經出版的書在網路上成立書店，倒不如說網路自身就是書店，以此觀點來建立的「無店之店」。書自身就在網路之上，書自身就有著購買按鍵，這樣



※1：XMDF 使用了由總務省所呼籲、日本電子書籍出版社協會所主辦之「電子書籍交換格式標準化計畫」之成果。

就能結束的話不是很好嗎！網路時代還要刻意地前往書店，進入店以後除了買書以外什麼都不能做的這種型態，我們認為將會徐徐地改變。

❖ 世界的共通性與互換性

作為我們希望的是，數位出版的基準格式正朝向世界共通的方向前進。IDPF (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 國際數位出版聯盟) 想令 EPUB 成為數位出版的世界標準。依照其發佈的基準/規則製作出的數位出版資料，就得以立於世界的共通性之上。世界上有著多數的語言，可能要說原本就不具備共通性、而各自有著獨特性。但是以此作為前提，追求共通性的重要，業已在以 WWW 作為象徵、網際網路 Web 的世界給予了我們實際的感受。無論身處於世界各地，我們都能透過基於世界共通標準的 Web 瀏覽器，得以瞬間取得情報。而各國語言的獨特性，我認為也隨著自動翻譯的進步，緩慢而確實地朝向得以溝通的方向前進。為了讓彼此能夠溝通而立於世界共通性之上這件事，能夠給予吾等無可計量的莫大恩惠。

我們必須推倒樊籬、超越排他性，將自己所作出來的檔案格式和世界之共通性相融合。由於日文擁有着獨特的呈現特性，就築起讓該獨特性和世界之共通性相接軌的橋樑吧。因為我們擁有着日文在數位上呈現相關的眾多知識與經驗，立場上應最適合擔任此任務。從排他性的主觀意識轉化到為了“大家”而必須選擇自己能夠有所建樹的方向，

該做出決策的時刻終於到了。“大家”包含了走在前端、美國巨大的“開拓者”、以及守衛著既得利益的人們，但同時也包含著無名的、未來的開發者、作者、讀者、庶民等全員，絕對不可忘記我們背後擁有着作為眾人共有之物而賦予我們的社會資本。

全世界參與 IDPF 的企業、組織/團體，透過密集強烈的協議，針對世界之共通性與相容性、不分既有勢力或新興勢力、致力於提供任何人都能夠參與出版的方法如此的困難課題。因而導向了共通的格式，以 EPUB 3 之姿問世。IDPF 更進一步為了參與數位出版活動的人們，提供了參考範例以作為製作的基礎。Radium Project (<http://readium.org/>：關於 Radium 請參考 p14) 就能視為具體的事例。

❖ 欲獨占之心能夠尊重書嘛？

書到底是什麼呢？我忽然思考著這樣的事情。書這種東西之難以捉摸可以從很多個角度來觀察。無論是紙書也好、電子書也好，只要自己不去閱讀，書就什麼都不會給你。讀了以後才會明白，有時如醍醐灌頂令人廢寢忘食、有時也可能令人心想：哪有這種事！

「因為沒有時間，而想請誰來代為讀書這種事是辦不到的。不管是在做別的工作、或者是在開車、或者是看電視，都不可能在同時之間閱讀。更不可能打盹時一睜開眼，赫然發現已經讀完。那可是你若不好好陪伴著它，就什麼都不能做的東西。」長田弘在《書的不可思議》中如此道來。

世界上方便的玩意兒一個接一個地誕生。數位出版也被視為這些方便中的代表商品。但是，卻不會就因而失去作為書的嚴肅那一面。在這方便過於氾濫的世界上，有著什麼都能幫你做的服務，人們為此付錢，但要為了自己若不服務自己就什麼都不能做的書而付錢……跨越過了數位出版表面上的方便，人們終於不得不去面對作為書的數位出版了。

讓我們稍微遠離那什麼都能給予的世界，請試著回憶起面對著書憑自身之力開卷的時刻。若透過閱讀對書投以詢問，在這世界上所積累的回應甚至會多到令人感到恐怖。書就是被記述下來、被殘留下來、等待著某一天不知何處的某個人前來詢問。這就是書的存在自身之意含。微小、儉約、安靜、單純之物。讓人灌注熱情與心血於其中、無論多久都不斷等待著地最為堅固而不屈的媒介，除了書以外別無他想。

我們很明顯地連書究竟是什麼都幾乎忘卻。綜觀書的光輝歷史，僅僅體會那些動人的故事是不足的。於世紀末走向新世紀這期間既已展開的狂亂變化中，可見得書籍實際

上走在多麼險峻的道路之上吧。於此變化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書籍變得多麼墮落，更也見著了書為了確保銷售量而苦鬥的狼狽樣嘛。數位出版作為尚未能望其項背的新人，且能對著書籍提出訴求，這應視為對書的警告。回歸本質以尋求線索所在、運用新的技術與思維，此為吾等 Voyager 一直以來的訴諸之道。

❖ 痛苦，所以才發出訊息

所謂暢銷，真的能決定地用其來規定一切嘛？能夠被接受、或者不能被接受、不是能夠簡單地決定的事情。就算現在不賣，依照不同的節奏而轉為暢銷的案例也存在著。就算當下無法立刻受到好評，也是有機會在某個地方受到關注的吧。這超越了能力的框架。即便專業也無法一蹴可幾，論誰也不能一眼斷定其價值。

讓作品得以推出的土壤能夠存在著，才是一切的基礎。賭上自己的一切努力也要維持著讓作品得以留存的媒介……這重要性才值得受到尊重，這是出版媒介不可取代的優勢、更是機會。只要能夠超越專業化、齊一化，並提供讓人願意一搏的低門檻、且具備所有人能夠近用的方便性的話，那就能開展出廣大的視野吧。能夠看見「人的記錄」這項工作的重要。為了讓記錄更為活躍，數位出版而擁有著眾多的可能性。

人們受苦，所以才會發出訊息。你會將苦惱記錄下來是有明顯理由的。相較於傳達喜悅，傳達悲傷更會數倍地刺激你發出訊息的慾望、因為其中隱含了不得不說出來的道理。讓我們暫時別天真地吐露失望與怨歎，冷靜地看清楚事實並自省。接著請寫下來。我確信其中有著與我們賴以

維生的米、麥等糧食相等的價值。很有可能在某處、某一天，會有呼應你的訊息的聲音浮出。正是無援的孤獨之聲，才得以成為時代的證言。到底有何種媒體能對此伸出援手呢？如果沒有出版，任何媒體都無法做到這些事。若對這件事實以「怎麼能說出這種緩不濟急的事啊！」來責備、貶低的話，就不應該走進書籍的世界吧。一定還有些其他更為華麗的世界存在的。

“大家”所代表的實際樣貌中包含著讀者，以及讀者在未來作為最終的作者。處於讀者與作者中間的位置、如何席捲市場的那些屬於生意的爭論，並非數位出版的全部。僅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

長久以來，人們對數位出版抱持懷疑。我認為那是必然的懷疑。要能掌握數位出版到底是什麼，可是非常複雜、又難以理解、且障礙層層而立，這也是事實。而且還沒有認知到那是個障礙。身處在五里霧中，又不得不於其中求生，也就不得不付出相對的代價才能有所得。

數位出版為“大家”所共有，並且，由“大家”所創造……我回想起，對沒有方法的未來的作者／無名的讀者做出呼籲的這一句話，一路走下來的艱辛。稱之為一段歷史也不為過吧。只不過，也就僅僅 20 年而已。我們見證了在此地由始至終所發生的事。驀然回首，要說我們能夠清晰掌握得以反省的契機，也並非事實。

擁有出版的方法此事即為創造媒體，對於未來的作者同時也是讀者而言，等同取得了自己所擁有的墾荒地。數位出版能夠給予莊稼受沒收而一無所有的人，重新獲得土地與鋤耩的機會。也就是媒體的“農地放領”。雖然聽來像是從天上撒錢救濟這樣的話語。只不過，也不該呆呆地等待著前來給予解放的援軍而過著無所作為的日子吧。數位出版是“大家”所共有，並且，由“大家”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就算是一個人獨自佇立，這個人也會為了尋找夥伴而不得不向前走。



隨著數位出版於世上逐日穩固，也造就了多數獨立作家。作家的 eBook 與簡單印刷出的書堆積在展場上宣傳。老人凝視著高高疊起的書。

於：2012年6月 Book Expo America

追求以書相羈絆、不求也可的未來

文藝經紀人 大原ケイ

我並不會討厭「晴耕雨讀」這成語。因為我能從中感受到那些與自然共存並且閱讀，又能無欲著享受這分遺世獨立人們的心情從這四個字中流露，是相當美麗的表現。

但如果把這句話翻譯成英文，變成”Till when it shines, read it rains.” 這樣的語句時，這分心情似乎就無法傳達到我身邊那些同樣愛書的紐約客們了。「書的話，想讀時就讀不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受到天氣而左右呢？」一句話就完全推翻了。

似乎日本對於電子書這東西的「來臨」，使得出版業界從上到下一片大慌亂。雖然不好說出口，但這幾年間，這分慌亂也逐漸走進了我身邊。書展的時候一直詢問有關eBook的事情，美國的出版關係人士一定也相當困惑吧。大概也只能回答「現在正順暢發展中」。從2011年時已達到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擁有電子書閱讀設備的狀況看來，現在每賣出三本書，其中就有一本是電子書，粗略的預測，將來比例應該會達到50%吧。

搭乘著搖晃的紐約地下鐵或巴士時，就會有著美國從很早以前就理所當然地閱讀著eBook的實感。同樣屬於英語圈的英國、加拿大正隨後跟進。但eBook卻不是一種「潮流」。如果你認為：「因為是當紅產品」所以人人仿效而拿著Kindle Fire認真讀書的話，就大錯特錯了，有著手持舊款NOOK、搭配有名潮流設計師Kate Spade所設計的保護套的名媛、也有男性依然拿著破落的平裝書緩緩讀著。從郊外住宅區而來的通勤電車上四處看得見人們使用iPad，同樣也有人展開依然巨幅的紐約時報讀著。

搭完地下鐵，走到地上來看，開了很久的小型書店還依然在那兒，同一條路上已經開了數十年的舊書攤的人也還在。就算透過Amazon一鍵按下去就能買得到書，而且新書的價格還會更為便宜，我還是認為在書店中漫步，與店員交談，然後拿著新書滿懷期待趕著回家讀書這些習慣，不會有著消失的一天。

為什麼能夠斷定不會消失呢？因為喜歡書的人們，總是有著想和別人討論書、或者透過書與作者以及其他讀者連接的想望。尤其是美國人。誰都想著自己也來寫一本書，另一方面讀著書上所寫的內容而覺得：原來是這樣啊，我了解了。光是這樣對於他們而言，也許並不是所期望的閱讀方式。

❖ 分享閱讀書籍的體驗

紙本書無法實現，但若換成電子書卻能做到的一項特徵就是常被提及的「社交功能」。雖然將自己讀書的體驗分享給其他人這種趣味像是在推銷書籍一般。但對於美國人來

說，早已於eBook這些東西還未存在的時代開始，就一直喜歡將讀書的趣味與他人共享。主要透過讀書俱樂部（Book Club）的方式進行。

「讀書俱樂部（Book Club）」這個詞彙有兩種意含，一個是採用會員制郵購、作為服務仲介生意的書籍「銷售」俱樂部。過去曾有從1920年代開始的「Book-of-the-Month Club*」，會員數曾經一度超越數百萬人。

利用電腦在網路書店上買書，像這種事還未普及的時代起，讀書俱樂部就是為了服務「睡也要、醒著也要讀書」的書蟲（英文也是一樣意思的bookworm）而成立的組織。

一開始只要做出一定期間內最少幾冊的承諾，之後每個月就能收到郵寄來的書籍目錄，從之中找到有興趣的書目後，透過電話或往來書信下訂單，就能等書寄送來。這樣就像以「晴耕雨讀」的姿態與書接觸。讀書俱樂部鼎盛的時代，甚至發展成全國性的組織，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書都列在書籍目錄上，而是採用另外一種方式網羅。讀書俱樂部的選書人有不劣於知名雜誌書評家的慧眼。同時讀書俱樂部也擁有印刷廠，所以也會經出版社許可後，自行印刷廉價版本提供給會員。

（在日本愛書人中廣受歡迎的作家約翰·鄧寧 John Dunning的作品《書探的法則（Booked to Die）》中，被珍本書收藏家視為劣化版的讀書俱樂部印書以關鍵物品的角色登場。過世的老人家中收集的書不該是讀書俱樂部發行的版本，而是他想盡辦法買到手的貴重初版，這就是疑點所在。）

接著，另一種的「讀書俱樂部」就是，各地由少數人自發組成為了「討論」書籍的書友會。像是在圖書館、地方上的書店、甚至是個人家中集會，一起閱讀同一本書，並且分享彼此的經驗。如果說是交換感想可能還不大正確呢。對於喜歡辯論的美國人來說，從第一個人到最後一個人發表「這很有趣」、「真是學到了」這樣子還不夠。而是讓自己的想法彼此碰撞、聆聽反對的意見、繼續探索深層的意義，這樣就能為閱讀這個孤獨的作業加肉添骨。

該怎麼說呢，美國這邊的學校光只是乖乖聽老師的話、考試獲得高分，也無法拿到好成績的。他們說，光做到這些，但要是沒有「貢獻（contribute）」於班級的話還是不行的。針對老師的提問，在同學面前說出自己的意見，才能夠確定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學校授課就是以這樣的流程為目標。要是看過最近在日本人氣鼎沸的Michael Sandel教授的上課方式，就能明白這點。能注意到單方面講課沒有意思，學習的趣味就在過程中的人應該還是不多吧。

將少人數、散佈於各個地區讀書會趣味擴大到全國規模大型活動的人，就是身為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並且自己擔任製作人所拍電影「魅影情真（Beloved）」的女演員、同時也擔任廣受主婦歡迎熱門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歐普拉·溫芙蕾。全美國無人不知其名，在娛樂界富豪名單中長居於前位的她，於1996年，讓

自己的書友會上節目。敘述次男被綁架家族的崩壞與和解，無名作家的處女作《失蹤時刻（The Deep End of the Ocean）》因此一瞬大紅大紫。

喜歡閱讀的她當在節目錄影時，從正在閱讀的書中挑出最喜歡的一本，作為選書發表。「這本書非常有趣喔，大家一起讀一起討論吧。」因為全國的觀眾都會一齊搶著購買同一本書，所以也發生早期選書一瞬間就從店頭消失的狀況。無論是什麼書，只要被「歐普拉的書友會」選為推薦書，毫無疑問的就會成為暢銷書，這就是她的影響力。從出版社來看，就像是抽中了大樂透一樣的狀況。更不要說，發行商也開始偷偷地把一紙箱一紙箱的書，寄到歐普拉那兒了。

歐普拉為了避免想讀的人眾多，但沒書可賣的狀況，所以在書友會發表的時間，也會將秘密選出的書先和發行商作好事前聯絡的處置。想知道秘密是人之常情。每次一到歐普拉下單買書的時節，業界就會開始從發行商和印刷廠大量下單書的頁數中推測她到底選擇哪一本作品作為最愛，這樣的遊戲也蔚為風潮。

和地方上小咖啡店開設的書友會不同之處在於，透過全國播放的電視節目，只要歐普拉說一句話，就能讓像托妮·莫里森這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或者戈馬克·麥卡錫這樣以幾乎不在大眾面前出現、眾所皆知其沈默寡言的作家，都高興地前往影棚錄節目。錄影前也會從觀眾中選出幾位，能在同一個攝影棚與莫里森一起吃飯，這時就能直接和她提出作品的問題、也能將感想直接告訴她。而那位麥卡錫在電視上談論自己的作品。對於電視業界來說，則視為「把被書搶走的收視率給搶回來」的事件受到廣為流傳。

應該沒有作者與讀者會不開心吧？喔，不，實際上是有這樣一個人。就算自己的作品《糾正（The Corrections）》被歐普拉選為選書，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依然拒絕上節目。被視為將擔下美國現代文學新進作家的法蘭岑，有段時間一直發表氣勢凌人但似是而非的言論，像是與歐普拉對立、不認同eBook是書等等。不過之後他也宣佈與歐普拉修復關係，當然也能透過eBook閱讀他的作品。

因為歐普拉·溫芙蕾要自己開設有線電視台，她的書友會就在2010年暫時因此停止。最近她所開設的電視台OWN才以「Book Club 2.0」之名重新開啟運作。當然能買得到紙本的選書，但eBook版本卻能顯示出歐普拉親手寫下的筆記和畫線的部份。

透過電視螢幕上的像素而逐漸開廣的「全民閱讀運動」，並不僅止於歐普拉的節目，甚至散佈到其他的電視節目與自治體系中。像是芝加哥與西雅圖等等，以都市為單位選書的狀況也是有的。

是的，Social Reading就是這種美式風格的「大家一起吵吵鬧鬧」的閱讀方式，也不會有其他的了。雖然與晴耕雨讀徹底相反，但這種喧鬧卻也是另外一種樂趣。就算只有

洋芋片與啤酒也能開場快樂的Home Party、在街上突然大家一起跳起舞來，因為是對這樣的事情所擅長的人們，所以我覺得閱讀不和他們這樣一起快樂地讀，是種損失。

透過將書籍數位化的過程，這種喧鬧感也就能讓任何人都感到快樂。現在的Kindle與Kobo已經透過裝置知道其他人在文中的那些地方劃下重點。網路上能讓人書寫讀後感想的平台也為數甚多。Facebook也有能夠分享已經讀完的書的功能。準備把作者請出來，透過聊天或訪談快快樂樂做行銷的發行商也越來越多。

❖從紙張的束縛中解放

將書本數位化這件事，可視為將書本從名為紙張的長年束縛中解放看待。到現在為止，來自出版社單方向下「你以這樣的裝禱方式、以這樣的文字大小、到那家書店等待讀者」這樣的指令，只能乖乖聽從的書本們，透過成為數位資料而得以擁有翅膀、在瞬時間、跨越國界、自由地到飛到想要它們的讀者身邊，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因此讀者也獲得解放，想閱讀時就能取得想讀的內容，以自己易讀的文字大小呈現閱讀。如果加上朗讀功能的話，就能讓眼睛看不到的人也能讀，或者在工作時也能夠讀。就算不從書櫃裡特意拿出辭典，也能查找生字生詞的涵義。就算讀再多書，也不會讓買來放著的書重到壓潰地板，隨時、何處都能透過雲端攜帶著、在喜歡的設備上閱讀。

作者也能更為自由。只要有想傳達的內容，就能毫無保留全部傳達出去。像只能寫原稿紙張數這種份量限制會消失。也不需要因成本考量而須刪減。也因此，更不需要出版社的存在了。

如果美國能夠順暢地接受eBook這件事有個理由的話，那就是完全不在意屬於文化的、再販制度的、社會約束的、出版社決定事項的、這世界的常識與氣氛的意向，純粹只是不想放過「有沒有更好玩的事呢」的情緒，和能夠更為愜意地享受貪婪閱讀的環境。

最後當然，無論是什麼時代，你也可以在下雨的日子裡一個人，沒有任何事情能夠煩你，孤獨的閱讀著紙本書籍。想要這樣也無妨。



大原ケイ（Kay Ohara）

於美國、日本兩地的出版社工作後，作為將日本的書籍賣往海外出版社的經紀人而獨立，經常往來於東京和紐約。著有《現場報導 電子書籍大國America》（ASCII新書，2010），部落格為「書與曼哈頓」（<http://oharakay.com>）

紙的危機與電子書的角色

編輯者·評論家 津野海太郎

電腦文化的歷史（包含電子書與數位出版在內）開始於二十世紀中葉——。

那麼，為什麼是於這時期呢？一項原因是，迄今為止，支撐人類智慧累積的「紙＝書」，對這個傳統基石的焦慮感，於這時期逐步地深化所至。這焦慮大概毫無疑問地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面向。

①對於紙張的能力所感到的焦慮——進入二十世紀後急遽增加的資訊，真的僅能以「紙」就做到妥善的處理嗎？

②對於紙這種資源所感到的焦慮——紙能夠安定地供給到何時呢？或者是否也有可能意外地快速枯竭呢？

其中②對於紙資源感到的焦慮，在以下再收錄的論文〈紙要是消失了話該怎麼辦〉（《圖書》1998年6月號，收錄於《讀書欲·編輯欲》一書中），大致敘述了我自身所經歷的相關體驗。

但在這一篇中，完全沒有觸及①對於紙張的能力所感到的焦慮。所以就趁這個機會，針對這方面的焦慮，匆促地和各位說明。

談到對紙的能力所感到的焦慮的話，在我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就是由Vannevar Bush所提倡的「Memex」的觀念。

Vannevar Bush是時常被稱為「多媒體之父」或是「巨人」的傳說級科學技術者。以及，他在1940年代開始構思、為了資訊處理（記憶與思考）的劃時代概念工具，就是「Memex」——。

與過去不同，為什麼現在幾乎無人提及「Memex」呢？讓我來簡單說明，從1996年歌田明弘先生的著作《多媒體的巨人·Vannevar Bush——原爆·電腦·UFO》這書名很長的書（值得一讀）中引用這段文字：

「……這個機械是一種微縮膠卷的檢索裝置。裝置整體型態像是桌子一般，為了容易閱讀資料，上半部採傾斜設計，並且具備半透明的螢幕。與Memex接續的裝置能投影出微縮膠卷、也能購買、納入保存空間、再投射到螢幕之上。不僅能用於播放，也能寫進自己的意見。由於資料以微縮膠卷縮小收納，所以保存空間也不會塞滿。」

同時，文字並不僅於從頭開始一直線地閱讀下去、透過

強大的搜尋功能、不管是橫、是直、是斜、能將複數的文字群自由排列來閱讀。視覺資料與聲音也都能與文字一樣處理、透過電話線而能尋找圖書館中的文獻、進而存放到自家裏的Memex之中。

光是閱讀這些文字就能夠馬上明白，Bush所想像的「Memex」也就是與現在桌上型電腦一模一樣的東西。反過來說，在迄今七十多年以前類比科學的時代所誕生出「Memex」這樣的夢幻裝置，於數位科學的現代，以電腦＋多媒體＋網際網路的系統，完全地、不、應該說是超越當時想像的型態實現出來了。

由此而能產生各式各樣的想法，但這兒我所想要強調的是，此時Bush心中暗暗預測的是：如果人類所產製的訊息持續增加下去，於不久的將來，單是以紙作為媒介應該不可能處理。

不、他不會使用「應該」這樣的猜測，從他的語句中能看出已經是如此了。證據是在於孟德爾的「遺傳論」埋藏在重重疊起的論文之山中，經過了一個世代也從未有人注意，就這麼樣地沉睡著不是？這件事他這麼說：

「受到隱沒的科學資訊相當地多。有著膨大數量的研究持續發表，不管是任何研究者都僅盡力追趕著自己領域的發展，想要知道關聯領域的研究是相當困難的。『這無疑地會使與孟德爾一樣的悲劇重蹈覆轍』他這麼想著，於是Bush才開始著手於微縮膠卷的搜尋裝置以及Memex的設計。」（歌田《多媒體的巨人》）

緊接著，被這個「Memex」概念所刺激到的下一代的傑出科學家們，如：J. C. R. Licklider、Douglas Engelbart、Theodor Nelson、Alan Kay等人，以此為模型做出現實的電腦、並且逐漸小型化，最後透過Bill Gates與Steve Jobs之手成為商品化而走到今天。

然後，現在我們稱為電子書與數位出版開始有所動作，實際上，是與此一過程並行的。

大致上來說，1970年前後，於Alan Kay的階段時，「古騰堡計畫」（青空文庫所參考的數位公共圖書館）開始運行。接著從80年代到90年代起，於Steve Jobs的階段（Apple前期、HyperCard的時代）時，美國與日本的Voyager公司打造出了現在電子書的原始型態。現在則承繼著這波發展。也就是由Amazon＋Apple＋Google三家公司所引領的脫離電腦與數位出版的巨大產業化時代——。

行文至此，我所想要表達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現在在我們手中的，從電腦開始、過渡到行動電話等多

樣的電子機器之根底，埋藏著作為其原始祖先底由 Vannevar Bush 而生的「Memex」構想。

以及，讓「Memex」這個夢想一直到今天能夠持續運作的是「光靠紙已經無法處理毫無止境增加的訊息」這令 Bush 感到焦慮的原因。這種焦慮並不止於早期的電腦，執言之，也是早期電子書所共通的出發點。這二十年來，我一直持續不斷地思考。

那麼，就這樣辦吧。誰都能將自己想要傳達的事自由地傳達。也就是出版民主化。這件事在紙與印刷出的書籍生產量達到極限為止的二十世紀，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準。相當的水準又是指什麼樣的水準呢？作為結果，書籍增加得太多，這些要如何保存、又要如何作到最佳化利用才好呢？變得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也就是達到了這種程度的水準。

具體來說，十九世紀中，1850 年度全世界出版的書籍僅有著 5 萬筆。在 100 年後的 1950 年度時，則增加到 25 萬筆、2000 年度則達到了 100 萬筆。現在可想而知，已經大幅地超越這些數據了。

但與其呈現反比的是，全世界書越來越難賣出、人們也越來越不閱讀書籍了。出版產業與圖書館界也都不曉得到底該如何反應，只能楞然看著它逐日萎靡。

在這急速增加的紙與印刷出的書籍中，科學論文與專門雜誌一定也包含在內。由紙所支撐的繁榮，當超過紙所具備的力量時，就會自我毀滅。也因為如此，Vannevar Bush 在構思「Memex」這樣的類比電腦時，也一定思考到該如何從這混亂中找出超越之道。

由「Memex」所呈現出對於紙的文化之危機感，無分美國還是日本，我認為最初提倡電子書的人們應該都共同承擔、抱持：至此為止紙所承擔的重擔，光靠紙本身已經無法繼續擔負下去了。現在就讓數位來擔負看看吧，這樣的氣慨。以及其巨大的想像力——。

那麼現狀呢？

姑且不說其他的國家的狀況，對於日本的電子書、電子產業來說，只有能銷售與否的生意一條路。對於製作那端與使用的這端來說，為理所當然而深信不疑的事。

——這樣子的話，對於紙所背負的深刻危機，真的能應付嗎？

雖然我這麼想，但是現在於此並非要深入探討這一點。請一併閱讀於下方再收錄的〈如果紙消失了的話該怎麼辦〉這篇文章，只要各位能認為：也有人想到這樣的事情啊，的話，對我而言就值得慶幸了。

❖ 如果紙消失了的話該怎麼辦

1

隨著電腦的普及，也許已經完全不再需要紙了。

有一段時期，像「無紙化（Paperless）社會來臨！」等等煽動的語句在報紙與雜誌上強勢地出現。最近倒是沒再看到。這是當然之事。以前我們以稿紙撰寫原稿、現在則以文字處理器撰寫，像這樣能夠推敲變化的案例也飛躍似的增加。不過每每列印出來，數張、甚至十數張的人也不在少數。見微知著，因為電腦而使得紙的消費量因而自動地減少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反而，因此讓用紙量增加的狀況應該更加之多。

面對這樣的結果，多數的人於心底秘密地喊著「好樣的」而感到快意。紙獲得勝利而電腦敗退。紙與人類之間的親密關係就算電腦出現，也不會有得以切割的餘地。

我不會不了解這樣的心情，但要是打心底這麼覺得這件事是對的話，就有些不值得同情了。我認為這就不僅是過於多愁善感的程度了。

的確，紙與人類相處的歷史久遠。如果我們相信西元 105 年，後漢的宦官、技術者蔡倫發明了紙這個傳說的話，在這 1900 年之間，實際上，應該還要再加上數百年，人類與紙在這麼漫長的時間中彼此共存。對日本來說的話是 1400 年。歐洲比東亞較晚開始，則有 800 年左右。只是在這段時間中，人類並非一貫地、以與現在一樣的方式和紙接觸。第一，紙的生產量之少根本無法與現代相比。這樣的狀態被改變，讓人類能夠把紙當作如空氣與水一樣想用多少就能用多少，也是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才一口氣達到這樣的程度，這在十九世紀中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事情。「紙的消費量的增加，與英雄而來擴張的官僚主義所產生的大量文件增加有著緊密的連結關係。」

隨著工業革命而讓紙得以大量生產，以及由鵝毛筆到鋼鐵製的筆尖、鋼筆、以至於打字機等筆記工具的演進作為堅實的支撐力量—法國的印刷史研究家 Henri-Jean Martin 將其寫在《書寫的歷史與權力》（1988 年、我所讀到的英譯本是 1994 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部所發行）這本書中。法國第二帝國時僅有著 30 萬人的公務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急增到了 65 萬人。現在包含地方政府在內則有 430 萬人。法國一國的紙消費量，似乎正確地依照公務員人數增加的比例成長。

以電腦取代紙張。希望這件事發生正是「無紙化社會」的思考方式。但是現實上，電腦全面地取代紙張的可能性卻是極小的。電腦技術的普及卻反而使無紙化社會的到來越來越遲緩。

因為如此，多數的於心中大為稱快。這「多數的人」中

多數應為喜歡書的人吧。人類總有著些不能委讓給電腦的東西。稱那些人正是認為書作為那「不能委讓給電腦的東西」之象徵的一群也不為過。書到底是什麼。就是將印刷後的複數紙張裝訂成四角形、再加上封面的東西。「無紙化社會」的口號，對於喜歡書的人們而言，必然會感覺如同歐威爾所著《一九八四》與布萊伯利所著《華氏451度》一般，是一種反對書籍的惡夢。這種聲音於近年，突然成為了不具壓迫力的嘲諷，像是說出「好樣的」、「自作自受」這樣的狀況。

不過，可別就這樣誤會了。為什麼呢？當說出「無紙化社會」時所指的「紙」是在「書籍」之前、主要於十九世紀之後，因為與普及化的官僚主義所連結而增加的、Henri-Jean Martin所指稱的「公文」。普及化則意味著，進入了二十世紀以後，這種文件中心的官僚主義不僅止於法國、而成為了全球性的系統，無論學校還是企業還是軍隊等等，成為了貫穿任何組織的共通原則。

前日，我在閱讀網路版的《讀賣新聞》時看到，由菊田昌弘撰寫的〈由紙到數位——堆積如山的課題〉這篇值得令人深思的文章。

菊田氏是擁有長年經驗的資訊工程師。某日，他讀到了〈環境廳僅有520人職員卻每年消費了110噸的紙張〉這樣的新聞報導，由此來看霞ヶ關(註1)全體(約有著4萬人的職員)的話大約會消費掉8,000噸的紙張，心裡有了這樣「大膽的推測」。粗略計算，一年則是16億張，也就是職員一人大約會消費4千張的紙。

「除此之外，若將8,000噸的紙張資訊以CD-ROM置換的話，根據計算，大約只要120KG就能搞定。另外，如果假設全部的文件都會作為郵件遞送，一個信封寄送五張紙來推算的話，等同會有三億封郵件因而消失。當然，這樣的估算未免過於粗糙，但若能實現資訊電子化及善用網路的話，就能在資訊自身總量不受影響的狀況下，將重量減少至約7萬分之一、交通負荷也能激減、同時也能於瞬間傳達資訊，從國民經濟面來考量的話，社會成本就能因而夠大幅削減。」

沒有文件就沒有政府。官僚主義有著文件主義的別名這件事應該很容易理解。無紙化社會的著眼點，最主要就是在以官僚機構作為代表，如此大量消費紙張的狀況要如何抑止這一點上頭。絕不是「書的文化已經舊了，接下來是多媒體的時代」等等，為了威脅愛書者而去推動。

只是，紙的世紀、二十世紀也走到了盡頭，現在毫無止境地大量消費紙的並不僅於中央與地方的政府。更不僅於企業與學校。書籍與雜誌與報紙更毫無疑問地是大量消費的當事者。不可避免地、無紙化社會的主張多多少少也包含著對當代書籍文化的批評。如果忘記這件事，將書作為

具備人性的象徵品而深信不疑的話，或許還是過於多愁善感了。

2

我在日本敗戰的數個月前，1945年4月時，進入了當時還被稱為國民學校的小學。因為小孩子的習性，想將剛學會的文字一股腦地寫在白紙的上頭。當然也想要畫圖。儘管如此，最重要的紙卻哪兒都沒有。很想要紙。請給我紙。只要能寫字畫圖不管是什麼紙都可以。

這時有一天，朋友們說：「車站那邊的銀行後面有人丟了一堆紙喔！」

告訴我這樣的事。從學校回家時，我趕緊過去看，正如朋友們所說，使用過的事務用紙在銀行後門丟棄成小山一般，其中數張被傍晚的風所吹起，於街道上飛舞著。實際上是仙花紙或是不知為何的粗糙紙張、但捲起的事務用紙背面的白色，在飢渴地想要紙的我眼中看來，卻閃爍著亮眼的的光芒，我如此記得。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事，當時因為戰災與工廠軍需化而使得製紙工廠一大部分陷入功能不全的狀態，尚且，由於失去了當年提供大約50%日本木材纖維的庫頁島，結果當時這個國家的紙生產量，實際上大幅地減少，僅有戰前大約15%上下而已。另一件事，對我而言、應該說對我那年代中小出版社的編輯者而言，都經歷了1973年因石油危機引起的紙荒所造成的慘痛教訓。

回憶起當時，短短在幾周之間，紙突然從市場上消失這件事令人吃驚。那時所做的書，例如我的朋友David Goodman的《逃亡師》、藤本和子所翻譯的《Lenny Bruce自傳》等，就算現在看到、胸口還是會隱隱作痛。因為紙張不足，所以通常三十二開的書一頁會採一行43字、約17行的版面，只得變成一行47字、19行。天地左右的余白空間也極為狹窄，而且又是透墨嚴重的粗糙紙(像我們這種小出版社僅能取得這樣的紙)，根本作不出來腦海中想要作成的書。甚至不得不將內文字換成比9級活字還要小的8級活字，連這樣的狀況也有。那時真是令人難過到想哭出來的程度。

從這樣的紙荒經驗中，我得到了兩點確信。我們的社會與文化，依賴於紙這種不可信賴的物質上的程度，比一般想像中還來得強烈、堅實。因此，要是沒有紙的話，就算不用完全沒有也好，假設紙的產量變成一半好了，這應該會對此時我們的社會與文化造成致命的打擊吧。這是我所確信的第一點。

接著是另一點。紙並非永遠存在、也不會無時不刻都能夠安穩地供給下去。要是遇到戰爭、或是遇到石油危機、

遇上這些原因的話，就會從這世界上飄然地失去了蹤影。即使僅對於日本而言，也在短短半世紀中就曾消失過兩次。量誰也不能保證於不久的將來，相同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經過這樣的體驗，只要談到與紙張的命運相關的話題，我就會成為頑固的悲觀主義者。如現在這般大量消費繼續持續下去，真的紙會沒有問題嗎？要是紙從地球上消失的話又該怎麼辦呢？這件事倒是一直都沒人在意。要談論的話，比起理論我更相信個人的體驗、同時還是個環保主義者。還真不曉得是不是我太過於多愁善感呢。

前面我曾提到，人類想用多少紙就能用多少紙這樣的狀況大約就是這100年間的事，徐徐擴大來思考的話，也不會超過150年。毫無疑問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正確來說並非全部人類、而應該寫成日本與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國民們。怎麼說呢，畢竟在這地球上還有著相當數量的人們，為慢性地紙張不足而苦。

例如蔡倫之國，紙的發明地，中國就是如此。我有一位旅日華僑的朋友，一直都會把用完的信封拆開、翻轉、以漿糊黏好後再利用。他在中國時養成的習慣，就算到了日本也改不掉。但真令人懷念。過去我們也做過與這一模一樣的事情。看到中國的新書，書籍用紙主要是品質不怎麼好的再生紙就知道了。教科書也是從學長或者哥哥、姊姊處取來的舊書。全部與戰後的日本相同。

從中國旅行回來的人，會說出「哎呀，旅館的衛生紙真是糟糕，令人受不了」等等這些先進國家的人才會說的話。

但實際上，糟糕才真好呢。想想看吧。現在日本的人口是一億三千萬。平均一人每年要花費240公斤的紙張。另外一方面，中國的人口推定13億人。每人平均的用紙量是20公斤。當這13億的人民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若受到經濟的高度成長所牽引而失去了自制心，與日本一樣大量消費高級的紙（既輕又軟的全白衛生紙）的話，又會變成怎麼樣呢？

與日本相較之下，中國的森林面積比率壓倒性地少。該地的木材纖維主要還是依賴進口為主。現在這時點上，日本與美國的製紙公司以採伐後再植林、將植林成果再採伐，透過這樣重複的過程而得以滿足紙張的大量消費。中國紙張消費量的激增，一瞬間就能夠崩壞這樣的循環結構吧。除此之外，要是再加上燃起對中國對抗意識的印度九億人民的話。這時所引起全地球規模紙荒之凜冽、可謂深不見底，毫無疑問的，戰後、石油危機時日本的狀況根本無法與其相比。

我不認為這樣的事情會突然發生。但是卻會緩慢而確實地發生。然而只要在「無紙的成長」不被實現的狀況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會換上慢性紙不足的毛病、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之事。

從別人看來、或我自己認為，我都是個重度吸煙者。不管在街上或在家中，都不可能不意識到來自週遭持續不斷地對一口一口抽著煙的人投以凜冽眼光。二十世紀末的世界對於吸煙者來說居然會變成如此苛酷的狀況，這對一百年前喜歡菸草的紳士來說，是根本不可能想像到的吧。

一百年是就算在之間發生任何不尋常的變化，也不會讓人覺得奇怪的漫長時間。職是之故，從現在開始一百年後，在人們面前不改色、讀著厚重書籍的少根神經的人，也必須得面對如今日社會對吸煙者一般所投注的凜冽且具批判性的眼光吧，就算變成這樣，我也不會感到訝異。不僅如此，不讀書的人的數量在這世界上逐日地增加。從今而後也毫無疑問會持續地增長下去。我們可以期待不讀書的人期待想讀很多書的人具備同理心，但那是沒有用的。正如同不吸煙的人對於吸煙者冀盼其能擁有同理心一樣，皆是枉然之事。

我也非常愛書。也認為現在既存的書的形式相當重要，也稍微地覺得自己要是沒有書的話，可能就會活不下去。這意味著，我還是個像樣的書的保守主義者之一員。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卻認為書這種東西是何時都有可能消失不見、僅存在於一時之物。在紙無法永久保存的前提下，這是必然之事吧。如此一來，像我這樣的書的保守主義者所能做的事也沒有那麼多。不管是用電腦也好或用什麼都好。只要能利用的全部都用上，只希望減輕紙所承擔的重負而能持續下去。那麼紙的消滅點就算一點點也好，也能往後延上一些。我再也無法對無紙化社會的挫折無憂無慮地稱快。

本原稿刊載於《圖書》1998年6月號，今收錄於《讀書欲・編輯欲》一書中。

註一：霞ヶ關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為日本中央政府各部會所在地，可作為日本中央政府的代稱。



津野海太郎

1938年出生。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以黑色帳篷68/71作為據點展開演劇運動的同時，也參與了雜誌與書籍單行本的編輯。著有《瘟疫與劇場》、《悲劇的批判》（晶文社）、《朝向門的劇場》（白水社）、《書與電腦》、《書會以怎麼樣的姿態消失呢》（晶文社）等。

dotBook (".book") 與 EPUB 3 —— 排版與 Web 的調和

株式會社 Voyager 專案負責人 小池利明



2012年六月由 IDPF 主辦，在紐約舉行的 Digital Book 2012。向來自全世界的數位出版關係人士介紹 EPUB 3 的最新動態。參與者創下超過千人的記錄。

海外，特別是美國的電子書正以驚人的姿態逐日普及。由於 EPUB 3 已經支援了日文呈現，電子書在日本進一步的普及也是指日可待。就算曾對電子書有所抗拒的人，現在也能輕鬆地閱讀電子書，並且也開始能享受唯有數位化才得以提供的樂趣。同時，也就在最近，「閱讀數位版」也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從讀者的角度來看，電子書越來越便利的「現在」，我將向製作者們提出承襲來自紙書文化、並且為世界標準的「EPUB 3」製作方式的指南。那麼，就讓我們從 Web 與 EPUB 3 的關係來說起。

❖ Web 與 EPUB

▽ EPUB 實際上就是將 Web 內容以 ZIP 壓縮而成

「EPUB 是什麼？」以下的說明應該到處都能看得到吧。



透過 Web 瀏覽器來看網頁的案例。以直向捲軸瀏覽為前提。若能確保一定的橫幅，橫向捲軸的指示就不會呈現。

一般而論是「由 IDPF (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此一電子書標準化組織所推動的檔案格式規格，保有了 HTML 與 Web 瀏覽器軟體的開放性，並且能在行動裝置與筆記型電腦等設備上，以下載配信提供可離線閱讀為前提的已包裝化、基於 XHTML 的規格。」這樣的東西，這次就由其中的：

- 保有了 HTML 與 Web 瀏覽器軟體的開放性；
- 已包裝化、基於 XHTML 的規格；

這兩點著眼。簡而化之來說就是，「EPUB 就是，將 Web 內容以 ZIP 壓縮而成的東西。」

▽ Web 瀏覽器與 EPUB 閱讀器

那麼 Web 上能夠表現的一切，全部在 EPUB 上也能夠表現嘛？

規格上而言可行。但是 EPUB 並不是網頁。而是翻頁以閱讀的「書籍」。當然，網頁與書籍彼此能辦到的事／不能辦到的事也不盡相同。

那條能辦到的事／不能辦到的事的分界線又在哪儿呢？讓我們從 Web 瀏覽器與 EPUB 閱讀器的差異開始思考看看吧。

▽ 捲軸與分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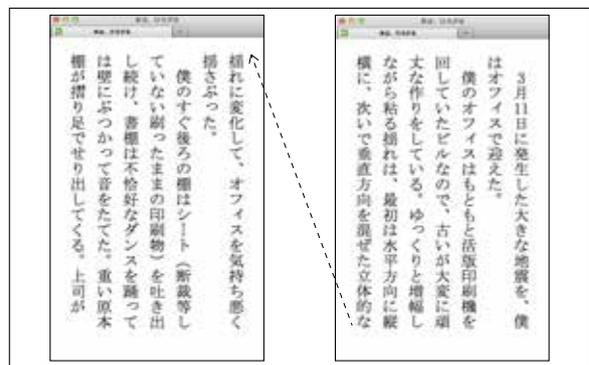
Web 瀏覽器的話，通常以捲軸為主要動作。若要製作網頁的話，規則則是：

- PC (或者說桌上型電腦) 的話，螢幕尺寸最小也有 1024px；
- 瀏覽器若能確保橫幅 1024px 的話，就不會顯示出橫向的捲軸；
- 直向捲軸是可被容許的；
- 行動裝置的話，螢幕尺寸可假定為 320px，盡量不要讓橫向捲軸產生而直向捲軸是可被容許的；

主要以這樣的規格設計的狀況我認為相當常見。

不管是哪一種，都以捲軸為作為前提設計。

另一方面，EPUB 閱讀器則是一般以翻頁作為前提設計。



電子書的狀況則是，無法於頁面內呈現的文字就會送到下一頁去。Magazine 航刊載「震災後印刷業者所思考的事」(古田 Adam 有著) 透過 BinB 呈現。

採取固定尺寸的頁面，並將無法納入頁面中的文字送到下一頁去呈現（這又稱為文字順走 Rflow）。

若能注意到瀏覽器上捲軸表示與 EPUB 閱讀器翻頁呈現的差別的話，我認為就能明白 Web 能做到的事以及出版才能做到的事，該如何切分開來，並進一步深入思考。

EPUB 會在各式各樣的平台上被閱讀。螢幕尺寸（或者說視窗尺寸）也是各式各樣。也因為如此，不應將特定的尺寸作為對象來進行設計，而適宜採用任何視窗尺寸都能夠文字順走作為前提的寬鬆設計。

因為 EPUB 能夠使用 Media Queries，依照螢幕尺寸而讀取不同 CSS 的話，不就能配合各種螢幕尺寸做到最適宜的設計嘛？

就 EPUB 的規格來看當然能辦得到。像雜誌那般重視版面的內容來說當然可行。但是，也有的 EPUB 閱讀器遇到使用 Media Queries 的狀況時，整個樣式就會錯亂。

所以，就一般書籍の場合來看，設計上最好不要過於緊實，文字順走呈現的版面還是委交給 EPUB 閱讀器，才會得到好的結果。

▽網路內容與本機內容

原則上來說，EPUB 閱讀器僅能夠呈現本機內存放的內容（PC 或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裝置內存放的內容）。

不過 EPUB 3 不是能夠使用 JavaScript 嘛？所以利用 AJAX 技術，向伺服器提出要求，將動態生成的內容呈現出來的話，不就能將網路上的內容呈現出來了嘛？

EPUB 檔案規格上來說，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但卻不是應該要做的事。因為對於 EPUB 3 的閱讀器而言，不具備 JavaScript 的解析功能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安全上的顧慮，所以不實裝 JavaScript 解析功能的 EPUB 3 閱讀器實際上也存在。若要在全部的 EPUB 3 閱讀器上呈現內容的話，最好不要使用 JavaScript 來動態呈現網路內容。

❖ dotBook (.book) 的日文表現力

▽數位出版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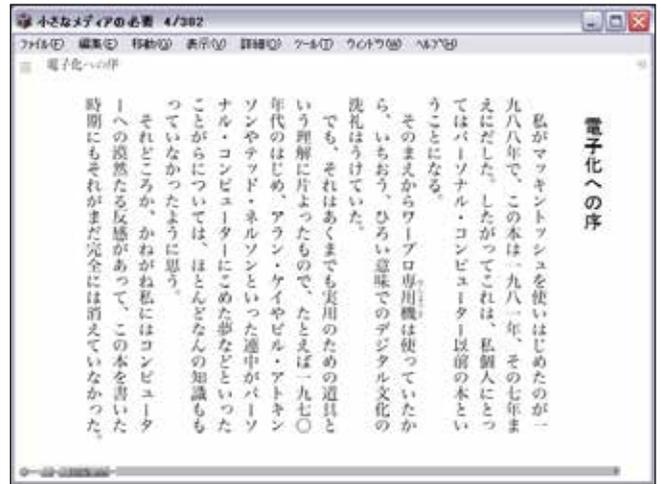
這裡稍微提及 Voyager 與數位出版間的關係。

Voyager 早在 1991 年於美國推出了名為「ExpandedBook Toolkit」的工具，而開始從事數位出版。那是連電子書這個名詞都不存在的時代。當時的 ExpandedBook 只能以橫排呈現，並不能稱其滿足了日文書籍的排版需求。於是 1995 年，推出了支援日文「直排」、「Ruby」、「禁則」等日文書籍表現的新版本。之後即有採用此規格，新潮社的《新潮文庫 100 冊》CD-ROM 上市販賣。

當時標準螢幕與現在普及的產品相較，是解析度極低的

13 吋／72dpi／640x480px 的螢幕。所以版面就算幾乎固定也沒什麼問題，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完成型。

但是隨著螢幕尺寸逐日變大，真正需要的不再是固定的版面，而是能夠對應視窗尺寸自動文字順走的版面。另一方面，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也有著想要將 Web 瀏覽器上以橫排呈現的網頁以直排方式閱讀的需求產生。由此而誕生了名為 T-Time 的閱讀器。T-Time 所採用的電子書格式就是 dotBook (.book)。dotBook 也是堅持於「排版規則」的格式。



dotBook《小型媒體的必要》（津野海太郎著）作為呈現範例。遵循直排、標題、Ruby、禁則處理等排版規則，並且能實現文字順走的版面。

▽排版規格——有得有失

「排版規則」就是，設計日文書籍時所使用的版面規則。例如：字距、行寬、頁面余白、禁則處理等等。這些都是以固定的紙頁為前提的規則。當在制定 dotBook 規格時，對於「能夠文字順走的電子媒介」這種無前例可尋的東西，到底能夠支援排版規則到什麼程度，只能重複地一再試誤。

dotBook 甚至包含了能夠將文字的位置指定以像素單位移動等，能夠呈現極為細緻排版的功能。一開始的時候，曾經利用這些功能追求和紙書近乎一樣的呈現。並且花盡心思一再思考如何才能更接近紙書的呈現。可是，隨著經驗的累積，像這樣的版面也逐漸減少。所希望的狀況從「特定的頁面尺寸能夠與紙本呈現非常相似的理想版面，但是其他的尺寸就變成與期待不符的版面」轉換成「各種尺寸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看起來美觀的版面」這樣的狀況。

並不能說是電子書，就能無視排版規則。排版是以能夠確保一定程度的頁面尺寸與一行的文字數作為前提。

例如，一行的文字數在 20 個字以下的場合，就不能避尾點與齊頭尾了。文字間也會顯得疏落，反而會感覺哪兒不對勁吧。雙行夾注等等也不適合文字順走。像這樣的規則，就只能以一定標準，冷靜判斷後割捨。割捨以後，終於能得到對各式各樣頁面尺寸都能支援的最佳方法。dotBook 就

結果論，以文字順走型翻页電子書來說，可以作為 Voyager 對於排版規則堅持的展現。

接著，換成 EPUB 3 的話，呈現又會變成怎麼樣樣子呢？

❖ EPUB 3 的日文呈現力

▽ EPUB 3 的日文支援狀況

「EPUB 3 已經支援日文了」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讀者所關注的，首先就是直排並且頁面左開向右翻。也能使用標注讀音 (Ruby) 與加註圈點。以及，文中的數字等夠以縱中橫排呈現等等。

從規格上來看「EPUB 已規範」的項目，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 作為 EPUB 獨自規格的規範；
- HTML5 規範項目受到 EPUB3 所採用；
- CSS 規範項目受到 EPUB3 所採用。

▽ 作為 EPUB 3 獨自規格的規範

作為 EPUB 3 獨自規格的規範之中的代表範例，就是被作為日文書籍必要功能，而被採用的翻页方向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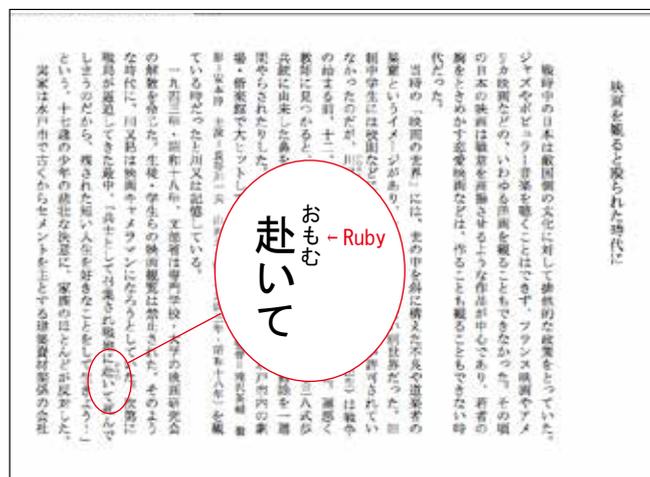
EPUB 的包裝文件 (OPF) 檔案中包括了：

- 書籍資訊；
 - 組成檔案；
 - 組成檔案的呈現順序。
- 等等定義。

其中準備了 page-progression-direction 這樣的屬性。

若將這項屬性定義為”rtl” (Right to Left, 由右向左) 的值，就能夠由左向右翻页閱讀，以符合直排日文書籍的頁面進行方向。

▽ HTML5



Ruby 的呈現案例

《揮動攝影機的男人 攝影導演・川又昂的工作》川又武久著

Ruby 文字就是透過 HTML5 的 ruby 標籤而得以實現。

<ruby> 漢<rt>かん</rt> 字<rt>じ</rt></ruby>

▽ CSS3

日文中多數特別的呈現都利用採用 CSS 3 規範呈現。

CSS 3 還在工作草案 (Working Draft) 的階段，但 EPUB 3 中已經規範了所能夠使用語法的範圍。

「文字直排」就是使用了名為 writing-mode 的 CSS Writing Mode Module Level 3 的屬性。為了供 EPUB 所使用，則須加上前綴，標示為 -epub-writing-mode。

將值指定為 vertical-rl 的話，文字就會以直排呈現。

「縱中橫」也是將 CSS Writing Mode Module Level 3 的屬性值 text-combine 加上前綴，

指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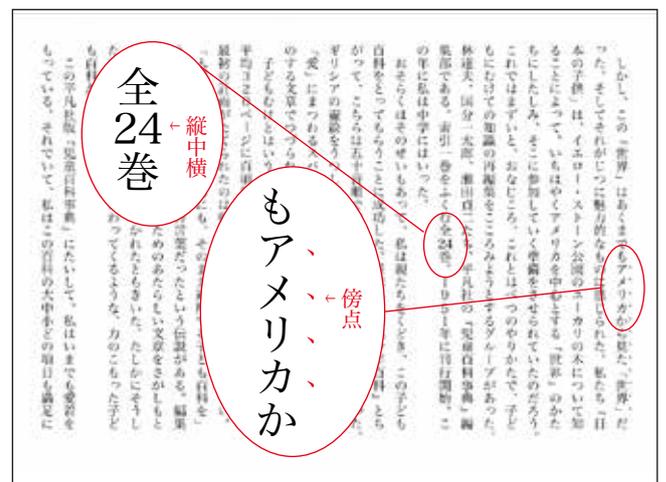
-epub-text-combine:horizontal;

「圈點」則是使用了 CSS Text Level 3 的 text-emphasis-style。

指定為：

-epub-text-combine:filled sesame;

就會以「實心圈點號」標示。



縱中橫與傍點的呈現案例

《小型媒體的必要》津野海太郎著

▽ 要怎麼看到這些呈現呢？

以 EPUB 3 製作日文的電子書時，做出來的東西是否正確，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看得到呢？當然想要逐一確認，實際上，現時點，既已普及的 EPUB 閱讀器幾乎都尚未對應，所以也都無法正確呈現。

EPUB 是以 ZIP 壓縮而成的包裝檔案，解壓縮以後就能看到 HTML5 的檔案。一個個將 HTML5 檔案透過 Safari、Google Chrome 等瀏覽器打開的話，就能了解直排、Ruby、縱中橫等能夠正常呈現。那麼翻页又怎麼辦呢？就算正確設定了翻页的方向，要是不能好好呈現 EPUB 3 的話，依然不知道結果。這時就是 IDPF 的 Radium 計畫登場的時刻了。

▽ Radium 計畫

從 EPUB 2 到 EPUB 3 的規格改訂，包含日文對應在內，是大規模的升級。為了不讓缺少能正確運行、呈現 EPUB 3



Radium 計畫的網頁 (<http://readium.org/>) 集合了全世界數位出版關係人士，於開放的空間進行開發。

的閱讀器這件事成為牽制 EPUB 3 普及的枷鎖。一個為了讓 EPUB 3 普及，而開發出 EPUB 3 參考用閱讀器的計畫因此而生。

為此而生的計畫就是 Radium。

Radium 是作為 EPUB 3 以怎麼樣的方式運作，呈現是否正確的參考用系統而提供。而且是開放原始碼，讓誰都可以使用。

現在是作為 Google Chrome 的 Extension (擴充功能) 持續開發中。

Voyager 也以打造 dotBook 而培育出的日文書籍呈現經驗為基礎，共同參與 Radium 計畫，為了讓更好的電子書環境得以實現而持續貢獻。

以上，讓我們從：

- EPUB 是將 Web 內容 ZIP 化的東西；
- 以捲軸作為前提的瀏覽器，和以翻頁作為前提的 EPUB 閱讀器的差異；

來說明格式與閱讀器間的關係。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思考要作怎麼樣的內容才好。

❖ Web 與數位出版

▽ 掌握網頁與電子書的差異

這段將從：

- 雖然使用 Web 技術，但卻不是 Web 而是書籍；
- 雖然是書，卻能夠使用 Web 技術；

這兩個面向來思考所想要的電子書製作方式是什麼樣子。

當以 EPUB 格式電子書作為思考對象時，與「Web 瀏覽器和 EPUB 閱讀器的差異」相同重要的元素就是「流通」。若希望人們自由地瀏覽製作好的 Web 內容的話，直接將 Web 公開就好；想要販賣內容的話，建構會員制的網頁也就足夠了。實際上採用 HTML5 的 Web 應用程式，也正式向這方向前進。作為私有格式的 Flash 就算有著無法在 iOS 上運作的限制，也具備著相同的方向性。

EPUB 就是書。做好一本電子書，就能將它賣到任何一個電子書店，並且能向全世界販賣。能在越多的電子書店販賣，就有著越大的好處。為了讓 EPUB 能夠產生出這些好處，您不認為做出能夠於所有地方流通的書是件重要的事嘛？

這時間點支援 EPUB 3 的書店很少，初期導入時，根據書店不同、所要求提供的 EPUB 規格也有可能各式各樣。在這種狀況下，與其以僅能在特定的 EPUB 閱讀器上做到最佳化，卻幾乎不能在其他閱讀器上呈現的製作方式，還不如以盡可能保有相容性，盡可能在多種裝置上呈現的製作方式進行。如果將電子書視為書籍的話，就不能不認真地思考這一點了。

當我們在建構不依賴平台、基於瀏覽器的閱讀系統 BinB 之時，也正在推動這種無論何處都能流通的內容製作方式。

那麼，這種製作方式，會不會對呈現做出限制呢？

製作 Web 內容時，依照瀏覽器撰寫不同語法，為了迴避瀏覽器臭蟲 (規格?) 產生的錯誤而撰寫複雜的程式碼這些狀況都已經發生了。如果要讓悲劇重演的話也未免太蠢了些。

▽ 重視流通的 EPUB 3 製作要點

讓我說明四個要點。

不指定不必要的樣式

各位之中應該有人聽過「結構與樣式分離」這個觀念吧。

「結構」就是：書名、標題、本文這些與文件結構有關的東西，「樣式」就是這些該以怎麼樣的方式顯示出來、與裝飾相關而指定的東西。

EPUB 的狀況就是：以 HTML5 文件來定義文件結構，裝飾則以 CSS 來達成。

就如前面所述，直排日文書籍的呈現方式，直書、縱中

橫、圈點這些都利用 CSS 3 來指定。若這些都不指定的話，可以說直排根本就不會成立。樣式中也有些部份不要指定，交給閱讀器的預設值來呈現會較佳。例如，背景色與文字色，不要指定成：背景色=白、文字色=黑，也是可以的。

文字尺寸的狀況，如果指定成像素或是字級的話，在各式各樣不同解析度的設備上就有著太小或者太大的情形，而依照閱讀器的功能，也有可能無法調整文字尺寸，基本上文字尺寸先以這樣的相對值指定 `body { font-size:100%;}`，其他的文字大小全部以相對尺寸來指定，然後交給閱讀器就會得到好的結果。

不要預設以一定以上的視窗尺寸來進行版面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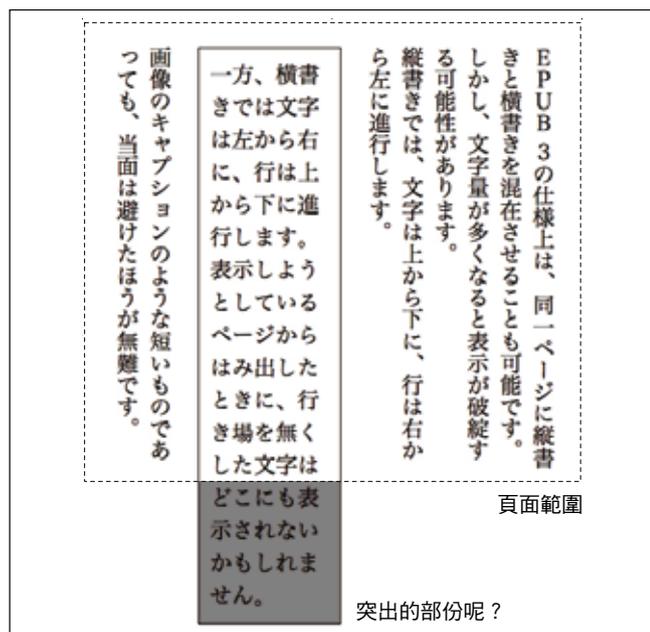
「因為目標是○○，所以只要在 768x1024 以上的螢幕看起來好看就行了。」這種製作方式是危險的。當然在作為目標的設備上能有最好的呈現是件重要的事。但就算是目標設備，也會隨著調整文字尺寸，切換直排、縱排而會改變呈現的模樣。與其針對這些不同模式一一最佳化調整，還不如針對各式各樣的螢幕尺寸與文字尺寸、不管文字順走還是翻頁，大體上都看來 OK 的製作方式較令人安心。

直橫混合呢？

EPUB 3 規格上，是可以做到同一頁中有著直排與橫排混合的。

但是，當文字量一多時，呈現上就有著產生破綻的可能性。

直排是文字由上往下走、行是由右向左進行。另外一方面橫排則是文字由左向右、行是由上而下進行。當從現在



直排與橫排混合的呈現案例

呈現的頁面擠出去時，不知道該到哪兒的文字很有可能根本不會顯示出來。就算是圖說這種簡短的文字，也最好能夠避免。

關於表格

表格也是相同。從文件結構與近用性 (Accessibility) 的角度來看，當然期待表格真的以表格的作法來製作，多數的場合，若表格有其必要的話，多半會以橫排來呈現吧。但若要在直排的內容中加入橫排的表格的話，擠出頁面外的部份也有可能不知道要往哪兒去而根本不會呈現出來。所以也最好避免，利用圖片等替代為佳。

❖ 轉檔支援

▽ 從 dotBook 轉為 EPUB 3

說到此處，EPUB 3 檔案的販賣服務已在那兒、蓄勢待發。Voyager 也提供了將既有 dotBook 轉換到 EPUB 3 的服務。轉換是活用了「電子書交換格式」來進行。

可惜的是，現時點依照書店不同，提供 EPUB 的規格不同的狀況也是有的。

使用「電子書交換格式」的話，可以透過轉換時的設定，針對各書店要求的不同規格也能夠一一應對。

▽ 重視轉換的製作

此外，依照書店支援的狀況，現在還是有可能要繼續使用 dotBook 來進行製作。遇到這種狀況時，盡可能地，以要轉換到 EPUB 格式為前提來製作相當重要。

以下就是範例：

- 記得樣式表已使用的描述；
- 盡可能地不要以巢狀結構指定文字尺寸；
- 標題的尺寸定義在標題標籤上頭 (標題的尺寸不要在字型標籤上定義)；
- 標題中不要更改對齊方向；
- 將章、節、項等構造利用標題呈現；
- 外字等記錄利用註解寫下 Unicode 值，為了轉換成其他格式而留下資訊；
- 不要指定跨頁；
- 縱中橫不使用「自動縱中橫」功能、請個別指定。

❖ Voyager 的 BinB

▽與 Radium 的關係

如同前面所述，Radium 的目的是作為 EPUB 3 的參考系統。

各廠商在開發 EPUB 閱讀器時，也能夠直接使用其成果。我認為實際上在開發 EPUB 閱讀器時，參考 Radium 實做方法的案例也很多。（Radium 計畫中有記載” We do not plan to develop or host a full-featured commercial-quality application based on Radium.”，也就是 Radium 計畫自身並非以開發成商用應用程式為目的。）

Voyager 的 BinB 系統，就是朝向作為 EPUB 3 閱讀器而邁進。

Voyager 的目標「Books in Browsers = 透過 Web 瀏覽器來閱讀」就是，在任何一種支援 HTML5 的 Web 瀏覽器（不僅是 Safari 與 Google Chrome 而已，也包含 Firefox 與 Internet Explorer 等）上都能夠運作為目標。所以並非直接使用 Radium 的程式套件，而是逐步參考 Radium 上 EPUB 3 的運作、呈現來進行開發。

▽使用 HTML5 瀏覽器的閱讀系統

BinB 是實現僅需支援 HTML5 的瀏覽器就能讀書的構造。

不曉得您有沒有感覺與前面所寫的似乎有些矛盾呢？Voyager 的 BinB 是利用 Web 瀏覽器的電子書閱讀器。但卻不是以捲軸方式呈現，而能讓直排翻頁得以實現。同時內容自身並不是透過 Web 應用程式製作出來，因為是閱讀器，所以可以讀的內容就是 EPUB 檔案（當然也能讀 dotBook）。

BinB 並不是需要安裝才能使用的「應用程式」，而是在支援 HTML5 的瀏覽器上運作的電子書閱讀器，所以在各平台（各種設備與作業系統）上都能夠運行。

應用程式的狀況是，必須依照平台不同分別開發，也有著配送的必要。開發應用程式不僅需要時間也需要費用，依照平台不同，也會有著無法自由配送應用程式的狀況。

但是 Web 瀏覽器則是被多數平台作為標準而已預先安裝。

為了盡可能快將電子輸送到讀者面前，於是我們認為利用瀏覽器建構閱讀環境是最為有效的。

▽與 Web 的連動

行筆於此寫了不少面向，但對於電子書與數位出版來說，最為必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配送用的格式、閱讀軟體的呈現、用於呈現的設備、販賣網站、用來排放已購買與免費內容的書架、相關資訊的參考、彼此分享感想的場所……。

這些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實現，實際上也已經提供了許許多多的方法。

Voyager 為了實現這些，而決定以「Web 瀏覽器」作為全

部的中心。

使用 Web 瀏覽器的話，不僅各種連攜會變得非常順暢，以外，也可以從安裝閱讀應用程式的種種麻煩中一舉解放。

為了尋找書籍，有時也會使用到各種 SNS 專用 App，而所有的 SNS 都是 Web 服務。SNS 中所介紹的書籍，Web 瀏覽器都可以透過連結直接接續到那本書上。販賣電子書的書店也都架設在 Web 上頭，如果有 Books in Browsers 的系統的話，從 Web 上書店購買的電子書，就能夠省略下載並且以 App 開啟的麻煩，直接以 Web 瀏覽器呈現。由於 Voyager 的 BinB 使用了對應 HTML5 的 Web 瀏覽器的文字排版引擎，所以無論在 PC 上、在 iPhone/iPad 上、在 Android 上（非標準規格但 Linux 也可），透過瀏覽器就能夠直接開始閱讀。購買的書也會存放在雲端書架上，在 PC 上讀了一半，接著以智慧型手機繼續讀，這種同步的閱讀方法也辦得到。

喜歡的書還能利用 twitter 與 Facebook 和大家推薦。BinB 系統不僅提供單純介紹而已，還可以在 twitter 與 Facebook 中直接將書貼上，讓別人直接就能讀。

我們也會想將無法放進紙書中的資料收錄在電子版中吧？（請參考 18~19 頁）

EPUB 這種配送檔案之中，也能加入剛才說的資料與影片等等。將逐漸增加的參考資料放在 Web 上頭，在那兒提供更進一步的廣度的話，書籍就能快樂的擴展開來。

當然並不是全部都能夠實現。

依然有著很多課題待解決。

但是，讓開放標準格式的 EPUB 和僅需 Web 瀏覽器就能夠從宣傳到販賣、閱讀、Social Reading 為止都能涵蓋的 BinB 結合，就能實現直到今日都不存在的嶄新讀書環境。

數位能夠給予你力量。

你能身為作家、身為編輯、身為出版者、同時也是支持著這一切的讀者。

你就是創造數位出版世界，最重要的主角。



© 2012 Petit Kashima

左側是 BinB 的呈現。右側是作者的部落格。若使用嵌入功能，就能在部落格上呈現電子書。就算不開啟 BinB 頁面，也能在部落格上閱讀書籍。

伸手可及的耀眼之物—— 寓舊於新的表現

株式會社 Voyager 董事長 萩野正昭

經常有人說出「數位出版的獨特作品」這樣的話。本質上來說，這是對現在才開始進行複製紙本書的這業界的嘲弄。縱然是在恰好的時機下說出，但那到底是什麼？應該連說出口的本人也了解得不甚明白。敢說就是在指紙本書所辦不到的，像將聲音、動畫、影像……將這些元素巧妙組合而成的作品，我如此認為。新的技術誕生之後，為了讓人了解為什麼是新的，而會追求相對應的合適內容。畢竟只要看見內容，就能讓多數的人們容易地理解到新技術的可能性。也因為如此，換句話說，就是硬著頭也要把內容給做出來。

我對這樣的趨勢想要稍微地提出異議。一般而言，對於數位內容的嶄新呈現會有所期待是理所當然之事。此外，我並不要否定對於新的呈現方式做出挑戰這件事。只是想讓各位先知道，新事物往往依存於某項技術，進而左右著作製作出來的作品之生命的狀況相當之多。這是 1990 年代初期，多媒體時代的教訓。

當時的作品現在幾乎都不能看了。如果想要看這些作品，不僅要將作品保存下來，還不得不將當時可以運作的系統一併保存才行。這狀況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一件事，就是透過數位的內容出版，是以在那個時代的電腦，以及基於系統理論所開發的設備上閱讀作為前提。執言之，「數位出版的獨特」的現實就在於這裡。

那紙本書又是如何呢？書是，一旦出版以後就以當時的型態半永久地留存下來。要將其消滅，也不是能輕易做到的事。就算出版社消失了，書也會留下來。握在手上，跨越時間也能夠閱讀，這實在是件簡潔容易了解的事。

聲音與影片又是如何呢？則是受到記錄媒體所左右，錄音帶隨著時代改變了形狀，變成了光碟，接著又變成了記憶卡。影片也是以膠卷、磁帶、光碟、記憶卡伴隨著相同的變化。雖然視聽的內容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這就是與「數位出版的獨特」有著極大差異之處。我對數位出版的選擇，是以出版此種媒介優先作為前提，想著從那兒開始發展到底能看到些什麼而開始了這趟旅程。

讓我來說明一個例子。洛杉磯有一間以奧斯卡獎著名的基金會所經營的圖書館。這裡保管著大量與電影有關的書籍、資料，某時，我知道這裡收藏著由黑澤明擔任導演，最終卻沒拍成的電影「虎虎虎」的劇本準備稿。

這部電影後來以別的劇本、由別位導演以「Tora! Tora! Tora!」為名在 1970 年發表，最初是由黑澤明執導而推動。途中被撤換的黑澤導演將這部電影與自己相關的電影記錄



Academy Foundation Margaret Herrick Library 館藏

目前已確認存在的劇本準備稿「虎虎虎」的影印本，由黑澤明、小國英雄、菊島隆三所著。

有著 A4 尺寸約 700 頁上下的份量。也有著複印數量的限制，若依循規則的話，全部複印估計需要花上七年。透過黑澤導演公子黑澤久雄氏的協助，我們終於得以將它帶回日本。

全部廢棄了。也因而，他最初參加所寫下的準備稿「虎虎虎」也就不曉得到哪兒去了。

我將這部劇本影印後帶回日本，基於著作權人的同意後以數位的方式出版。剛好是珍珠港事件 70 週年的 2011 年 12 月 8 日那一天。現在可以免費閱讀全部的內容 (<http://tt2.me/12548>)。

因為這件事，讓我們看過了相關的各式各樣資料。也得以接觸到從未看過的貴重資料。

從「虎虎虎」到「Tora! Tora! Tora!」，看到整部電影的全部，並且從頭到尾參與製作的僅有著美術工作人員。任職美術導演的是村木与四郎先生，而他的主任助手則是由近藤司先生所擔任。

《大系·黑澤明》(講談社出版)的編者浜野保樹先生，作為研究者而對「虎虎虎」命運的前因後果相當熟悉。也是透過浜野保樹先生的調查與努力，才使得劇本準備稿「虎虎虎」的存在得以浮出檯面，加上黑澤導演的公子黑澤久雄先生的支援，才得以將影印本帶回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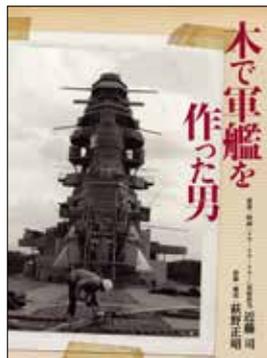
劇本準備稿「虎虎虎」透過數位出版時，由浜野保樹所著的《解說「虎虎虎」——根本上是以悲劇作為基礎》也同時以數位方式發行 (<http://tt2.me/12552>)。

浜野保樹先生也透過與村木与四郎先生生前的交流，知道他保存下來的資料依然存在。同時擔當美術主任助手的近藤司先生目前還健在，已經 81 歲居住在宝塚市。以及我曾偶然地認識近藤司先生的公子，這些細節一一判明了。

當時為了拍攝電影，在福岡縣遠賀郡芦屋町的海岸上建造了兩艘軍艦，戰艦長門與空母赤城，我們也終於也接觸到與這相關的詳細資料、照片的所在之處。也從兩人保存下來的資料之中發現了十多張由黑澤導演自己所畫下的分鏡圖片。美術工作人員擔綱電影的視覺設計。所以立場上設計圖、素描、照片等資料對於他們而言最為重要。就算黑澤導演下了：將全部的記錄全部廢棄！這樣的指示也不會送到這邊來，結果就因此在長久的年月中保存了下來。

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前往拜訪年過81歲還依然精神炯炯的近藤司先生。就是為了聽他訴說當時的故事。近藤司先生的訪談，就成為了某個時代下某部電影製作相關的貴重記錄。稱之為時代的證言也不為過。大量保存下來的現場照片、設計圖，甚至能夠與當時的收據和預算彼此相繫連結，就將這證言作為出版品重現世間……。

我們現在還活著。這麼說似乎有點誇張，但實際上不是如此嗎？進一步來說，是全心全意地活著。現在正在做的事、全力在做的事、此時一定只有你能達到的偉大挑戰、而且，你一定覺得這件事很有可能不知為何地被擊潰、而必須承擔著這分短暫易逝而為之。這不是和木製的軍艦一樣的命運嗎！就算再怎麼好看、再怎麼威風，早晚也會成為過往雲煙、消逝不留痕跡……。



將從「虎虎虎」到「Tora! Tora! Tora!」全程參與，並且身為美術負責人執行軍艦戶外佈景建造工作的近藤司先生的證言，加上他所保存的當時照片、設計圖等資料連結後試圖再現，基於數位出版的非小說作品嘗試。題名為《以木頭製造軍艦的男人》，將於2012年秋季，由 Voyager 發行。

突然放眼望向自己的書桌、接著眺望書櫃。

黑岩比佐子著《麵包與筆》(講談社發行)、加藤馨著《劇本家・水木洋子》(映人社發行)、小倉美惠子著《狼的護身符》(新潮社發行)、Maxwell Taylor Kennedy 著・中村有以翻譯《特攻》(Heart出版發行)……

將《以木頭製造軍艦的男人》大量相關資料與內文相互連結的製作工具「T-Time Anchors」。

讓作家針對自己的作品，或者與作品相關的編輯者、研究者，則以在自己的桌面上將相關的附加資料得以連結的製作工具而開發。數位處理的工作不需委託給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進行，而導向能自己面對處理、並且得以完成的目標。從此開始的出版品會

以怎麼樣樣貌變化，經過各式各樣的思考後，決定著眼於所撰寫本文與網路上附加資料的連動管理。取材時所收集的相片、影片、聲音等、或者游過去保存迄今的重要記錄等，與書籍連結的實做，得以確實地回到作家、研究者、編輯者手中這件事，Voyager 認為這對於數位出版時代的內容而言將會成為重要的一件事。

我現在將因「虎虎虎」數位化出版而起的各個事件羅列出來。意外地令人誠惶誠恐，由出版這樣的單一行為竟然能夠讓多少相關的人、物、事實洶湧而出。所浮現出的實際樣貌真是大開眼界。這應該不限於出版。在這世界上，處於各處的每個個體竟以各式各樣的關係連結真是令人驚覺。我想試著稱之為「伸手可及的耀眼之物」。稱之為「伸手可及」我覺得也許是個失禮的說法。但這非我本意，而是存在著的東西、活著的東西、就算死了也留在那兒的記錄與資料……請如此去思考。這些各自曖曖含光，但要是做些事情將他們聯繫起來組合後，光芒就會突然更加耀眼不是？到此，我才發現數位出版所需擔負的最初的任務，就是文脈的建構。

這只是順著心之所向挑出幾本，並非有著特別的意義。只是，我所想著的是，成就這些苦心力作背後膨大的關聯著作、資料、信件、筆記、照片這些東西的存在突然浮現在我腦海中。經過作者仔細調查的這些資訊，面對著書的我們是無法全部看到的。這一切都透過作者全心全意整理包裝、以一本書的方式整理提供到我們手中。這就是書這種東西，現在、在我的眼前、透過以閱讀之名的詰問而綻放著不可思議的光彩。

如果是這樣的話，書籍作為一項伸手可及的東西給予了我勇氣，這更呼籲著我再去作個一件、兩件事，以讓藏於書中的光芒更加閃爍。

2012.6.20

邁向 eBook 設計第一步

株式會社 Voyager 董事 企劃室長 鎌田純子

2010年以來，電子書的狀況突然驟變。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急速的普及，潛在的電子書讀者也跟著激增。配合著生活型態而推出了各式各樣的設備。畫面尺寸也彼此不同。當然，若稱之為市場擴大的話，就是好事一樁。但從書籍設計來看也意味著，要鎖定作為基準的尺寸就變得更加困難了。一般來說，小型設備的話會推薦文字順走型。大畫面的話則是以固定型會比較好閱讀。這裡就讓我來說明結合兩方優點的混合型設定。

2011年五月左右，有一個企劃突然交到我手上頭。有個因為震災而失去工作的瑞士人作家說想要推出繪本。只出數位版就好，要不要做做看？我很輕鬆地回應了、也準備了契約與素材、經過了半年以上開始數位版的製作。

這段期間內電子書的狀況也突然驟變。檔案形式大幅向 EPUB 3 所傾倒。只要想著 dotBook (.book) 就好的時代也結束了。要再一次，從整體設計的角度重新思考。從基礎的基礎開始重新再來過。我下定了決心後就開始了《比比的兒童瑜珈》的製作。

❖ 固定與文字順走，哪邊比較好呢？

從過往以來，Voyager 一直堅持著文字順走型的電子書設計。就算到了現在，針對繪本這樣的題材，也會想要使用文字順走型來硬著作看看。但是不曉得為什麼，這回似乎不能這麼下決定而猶豫了。繪本是圖與文，作家將這兩者組合在紙面上構成的東西。若作成文字順走的話，就不得不將這些構成要素拆開。如果單是選擇只讓文字順走能夠成立的手法的話，作品就不會成立了不是？因為每個人各自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才會有著作品，如果作品受到技術的制約，那不就成了數位的奴隸嗎？我心裡覺得這樣的製作方式令人生厭。

一開始先決定目標裝置。沒辦法全部都檢證。就按照機種名與畫面像素、對角的英吋數（一英吋等於 2.54 公分）的資料與受歡迎的狀況，自己挑選作為標準的設備。我選擇了 Samsung GALAXY S II、iPhone 4/4S、iPad/iPad2。

將設備橫置時稱為 Landscape、直置時稱為 Portrait。一頁頁放進 iPad 中觀看。繪本作品原本就是以預設橫置而描繪，所以看起來相當的漂亮。問題在於 Portrait 的表現。好，就把設備轉過來看看，於是出現了令人投降的畫面。不，等等，如果 Portrait 也使用固定的版型設計會怎麼樣呢？就，實際做做看吧。結果還是相當淒慘。工作人員全部都沒好臉色。也確定了 iPhone 與 iPad 不能使用相同的設計來對應。

我決定朝向同時採用文字順走與固定兩者兼用的混合型設計，其中文字順走型的製作要從頭開始思考。這麼做後，



混合型設計的範例。固定型與文字順走型會隨著設備的方向而切換。
《比比的兒童瑜珈》© Bibi 購買請至 <http://binb-store.com>。

才總算能理解為什麼一般的編輯者、設計者為什麼無法理所當然的走向電子書的領域。與紙這種確切的東西相較，數位化的確讓設計的基礎有所增減。不能不同時考量到能放在手掌上寬五公分的世界以及碰的一下放在桌上寬 30~40 公分的世界。對於他們而言，這應該是最為困難的一件事。

我將要素整理、並規劃整體結構。靜下來看過一遍才發現組成的元素並不會那麼複雜。文字、與文字結合為一體的圖畫、拆開來呈現也能成立的圖畫、順著看下來一定會看到的圖畫。才發現乍看之下複雜，但卻也能以簡單的形式拆解。再來就是如何加上標籤的方法。進入 2012 年，製作總算開始逐步向前進。

❖ App 消失的話，閱讀也會改變

到了做好樣本要給作者看的階段，我想作者是瑞士人所以讀不懂日文，結果真是如此。Voyager 現在正在開發被稱為「Books in Browsers」的透過 Web 瀏覽器閱讀的系統。名為「BinB」。架構上只要透過網址連結，就能夠簡單地讀到內容。

在一點英文說明都沒有的狀態下，真的能夠讓對方讀到嘛？不能不加入英文說明嘛？為了這一本而不得不將整個販賣系統英文化嘛？想著心情就越來越鬱卒。於是拜託工作人員設定好，把試讀用的網址傳送給作者。過沒多久電話就來了。電話那端傳來開心的聲音。他讀到了。

根據美國對於電子書販賣的調查，有半數的人到了安裝 App 的階段就決定放棄而不讀了。所以就讓 App 消失吧。我認為在必須要簡單到無須意識到 App 的存在也能閱讀時，市場才能算是初次開展。



希望之燈 | A Ray of Hope

2012 年 7 月 4 日 日文第一版發行
2012 年 8 月 31 日 中文第一版發行

封面設計 / 平野甲賀
內文排版 / 株式會社丸井工文社
中文版排版 / 一瞬設計

中文翻譯 / 董福興
翻譯校閱 / 宗田昌人

發行所 株式會社 Voyager | Voyager Japan, Inc.
〒150-0001 東京都澀谷區神宮前 5-41-14
<http://www.voyager.co.jp>
tel.+81-3-5467-7070 fax.+81-3-5467-7080

- 本型錄所記載的內容、金額等可能無預告變更。
- T-Time、.BOOK/dotBook、BinB 及其標誌是株式會社 Voyager 的註冊商標。
- 其他記載的公司名稱、產品名稱為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